

每逢阴雨天，我总是把公园晨练改为在住宅小区里散步。无论就园区管理，还是环境绿

化方面来说，此间都堪称上乘。尤其受人赞许的是花木的修整，花径间、步道旁，几乎所有的灌木丛都被剪修成球形、圆桶、方块、绿篱等艺术造型。园工们穿行其间，手擎一把轻便的电锯，发现哪处冒出了枝条，伸展出嫩杈，不容分说，立刻芟除。就连那些开花结实的果树，也都被修整成枝条扭曲、四周匀称、高矮及身的形状，其中有一棵杏树，为了突显它的红灯笼般的累累果实，旁边的枝叶都作了剪裁；更为可惜的是，果实刚被采摘，枝杈就被修整，有的斜伸，有的平举，有的折曲，有的弯环，哪里像一棵树啊，分明是一个如意编结的箩筐或者木笼子。看去倒是百态争奇，其如故态全非何！

每番从它们旁边走过，我的心情都呈现一种矛盾状态：一方面，觉得造型确实很美，同时也服膺并感激园工的巧艺；但另一方面，却又不愿放眼看去，认为这些残身损性、失其常态的花木实在有些可怜——捧出全部身心结满硕果、绽放鲜花，最后却连肢体都要经受毁伤，端的有些凄苦！与其在这里呈现着美的极致，真不如在山乡野岭过着自在随意的生活！幼读宋诗，记得吕本中有一句十分警策的诗：“花如遗憾不重开”。是呀，如果花木有知，面对种种修剪，积攒在心，那它就不会重新开放了。端的是伤怀之语。

由此，我忆起儿时家门前那座沙山上的林木，杨柳榆槐，还有人们叫不出名字的珍稀树种，亲亲密密、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，粗的要两人合抱，细的也赛过碗口。整日里，没拍没管，一切都顺应自然，任情适性，斗胜争奇，各极其致。有一棵香椿树扶摇直上，眼看就要顶天了，可它还是不停地拔高，也没有人去斩截它。它们倒是活得自在，有的愿往四周扩展枝叶，就随意伸胳膊叉腿，任凭它往斜里伸；有的无意斜伸枝杈，就自己挺着躯干往粗里憋，最后憋成个大胖墩儿，顶着个帽盔式的圆形树冠，也没有人嫌它丑。



初夏时节，我又回到了故乡。早早吃了晚饭便出门了，沿着小街石板路朝村外走去。夕阳的余晖下，远处青山逶迤，满目苍翠，路旁的小溪流潺潺，在鹅卵石缝隙间“哗哗”地流淌。忽然，听到有人在叫我，我四处打量，只见表弟阿玉正朝我快步走来。到了眼前，只见他浑身湿透，两只裤腿沾满了泥巴。我问他：“干什么去了？”，阿玉答道：“刚从杨梅山回来。”我又问：“杨梅熟了吗？”“头茬可摘了，明天跟我上山摘杨梅，让你带回上海去。”阿玉的回答让我欣喜不已，杨梅可是我的心头之爱，在森林总总的水果中，唯有杨梅和梨最受我青睐。

阿玉是我姑姑的儿子。曾经给公家做过篾匠，后来开了家建材商店，又承包了杨梅林，几年辛苦劳作，盖起楼房，日子比过去好多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阿玉就来叫我上山。他带了2只竹篮、扛了把梯子，还有总不离手的那只大大的茶杯。我呢，只带了瓶矿泉水，特地汗衫外面加穿了件夹克衫，阿玉昨天关照过，山上蚊子多，杨梅树枝盘根错节，会很扎伤人。

不到一袋烟工夫，我俩来到了杨梅山下。杨梅种在半山坡上，沿着崎岖的山路向上攀登，很快来到杨梅树前。只见漫山遍野都是杨梅树，从半山坡一直绵延到山顶。杨梅树干又粗又壮，叶子有4片，绿色的叶子深浅不一，由浅至

## 人巧与天工

王充问

敬为美，正则无景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”的审美观的支配，对梅树采取“听其正，养其旁条；删其密，夭(剪除)其稚枝；锄其直，遏其生气”的做法，虽云爱之，实则害之。龚氏的本旨原是借物喻人，意在抨击扼杀人才的现象；但他也确实发自内心的爱惜花木——索性购买三百盆病梅，“乃誓疗之：纵之顺之，毁其盆，悉埋于地，解其棕缚；以五年为期，必复之全之”。

其实，早在两千多年前，道家学派就提出“天人合一”“无为自化”的思想，《庄子》中有多篇阐明其随任自然、顺物本性的主张。《马蹄》篇有言：马，蹄可以践霜雪，毛可以御风寒，鬣草饮水，翘足而陆(仪)“蹄”，跳)，此马之真性也。虽有义(仪)台、路寝，无所用之。及至伯乐，曰：“我善治马。”烧之，剔之，刻之，锥(络，戴上笼头)之，连之以羈索(戴嚼子的络头和绊马腿的绳索)，编之以皂栈(棚圈)，马之死者十二三矣；饥之渴之，驰之骤之，整之齐之，前有馥(横木做的马嚼子)饰之患，而后有鞭策(亦作“策”)之威，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。

……实际上，问题要复杂得多。它涉及如何对待自然、如何管理人才、如何认识审美等一系列带有基础性理论问题，有的反映了中间的矛盾与悖论。即以尊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关系为例。这个“人天之间之辩”，相信百年、千年之后，矛盾仍然存在。今天只能按照过去的经验教训，明确一些总的原则。比如，鉴于生存与消费为人类“不可须臾离也”，因而无法离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这一铁定的法则，需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，进行合理开发利用，在有限的生态系统范围内，减轻以至停止对自然的破坏；而且，对于地球上某些幸存的自然状态，需要悉心保护；与此同时，立即探索开发新的路径，以代替某些自然资源的利用。

审美问题，同样也不简单，由于它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过程，是人们根据自身对某事物的要求所产生的看法，往往是言人人殊，某种事物、某种形态美观与否，自然美与创造美何者为上，判断起来很难取得一致。面对相持不下的争议，我们的老祖宗有个高明的手法，就是讲究“中和”，强调适度，这样，双方便都颌首认同、中止争议了。

深，最后呈墨绿色。杨梅树叶子的变化也许是四季轮换，拜大自然所赐吧。一阵微风吹来，摇曳的绿叶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一颗颗杨梅挂在树枝上，淡淡的清香飘进鼻孔，沁人心脾，使人陶醉。有些杨梅落在地上，已经腐烂。阿玉说，是被雨水打落下来的。

开工啦！我和阿玉各自提着竹篮，拨开遮挡的树枝，弓身钻进杨梅树丛中，开始采摘杨梅。挂在枝头的杨梅有三五成群相互依偎

## 初夏的使者

戴存亮

着，也有单独一个寂寞独处着，它们有的淡红，有的深红，有的快成黑色了。这黑，是红到极致的黑。发黑的杨梅说明已经熟透，正是采摘的最好时机。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发黑的杨梅塞进嘴里，轻轻咬上一口，水津津，甜滋滋，甜甜的汁水顿时在口腔里面弥漫开来，细腻而柔软。低矮处的杨梅伸手就能摘下来；稍高处的杨梅要踮起脚，慢慢地拉下树枝，小心翼翼地摘下来；树枝高处的杨梅只能借助梯子了。阿玉把梯子靠在杨梅树上，拿着竹篮爬了上去，将篮子挂在树枝上，双手并用，左右开弓，把摘下的杨梅放进竹篮内，动作十分娴熟。

摘下来的杨梅都放进竹篮里，竹篮四周透气，底下垫几片杨梅

晚清思想家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中指出，某些人受“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”的审美观的支配，对梅树采取“听其正，养其旁条；删其密，夭(剪除)其稚枝；锄其直，遏其生气”的做法，虽云爱之，实则害之。龚氏的本旨原是借物喻人，意在抨击扼杀人才的现象；但他也确实发自内心的爱惜花木——索性购买三百盆病梅，“乃誓疗之：纵之顺之，毁其盆，悉埋于地，解其棕缚；以五年为期，必复之全之”。

其实，早在两千多年前，道家学派就提出“天人合一”“无为自化”的思想，《庄子》中有多篇阐明其随任自然、顺物本性的主张。《马蹄》篇有言：马，蹄可以践霜雪，毛可以御风寒，鬣草饮水，翘足而陆(仪)“蹄”，跳)，此马之真性也。虽有义(仪)台、路寝，无所用之。及至伯乐，曰：“我善治马。”烧之，剔之，刻之，锥(络，戴上笼头)之，连之以羈索(戴嚼子的络头和绊马腿的绳索)，编之以皂栈(棚圈)，马之死者十二三矣；饥之渴之，驰之骤之，整之齐之，前有馥(横木做的马嚼子)饰之患，而后有鞭策(亦作“策”)之威，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。

……实际上，问题要复杂得多。它涉及如何对待自然、如何管理人才、如何认识审美等一系列带有基础性理论问题，有的反映了中间的矛盾与悖论。即以尊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关系为例。这个“人天之间之辩”，相信百年、千年之后，矛盾仍然存在。今天只能按照过去的经验教训，明确一些总的原则。比如，鉴于生存与消费为人类“不可须臾离也”，因而无法离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这一铁定的法则，需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，进行合理开发利用，在有限的生态系统范围内，减轻以至停止对自然的破坏；而且，对于地球上某些幸存的自然状态，需要悉心保护；与此同时，立即探索开发新的路径，以代替某些自然资源的利用。

审美问题，同样也不简单，由于它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过程，是人们根据自身对某事物的要求所产生的看法，往往是言人人殊，某种事物、某种形态美观与否，自然美与创造美何者为上，判断起来很难取得一致。面对相持不下的争议，我们的老祖宗有个高明的手法，就是讲究“中和”，强调适度，这样，双方便都颌首认同、中止争议了。

叶，免得盛满杨梅后互相挤压，压出汗水来。不到一个时辰，2只竹篮里已经盛满杨梅，少说也有20斤。此时的我，浑身湿透，带来的矿泉水早已见了瓶底。阿玉说，歇一会儿吧。我俩找了块石头，在背阴的地方坐了下来。我一边吃着杨梅，一边听阿玉侃杨梅经。他说道：余姚杨梅最好，咱这里离余姚不远，气候、土壤条件差不多，适合种植杨梅。杨梅喜温湿，怕热，又怕雨水多。杨梅从播种到结果一股要4至5年，其间移植、嫁接、施肥、除虫等许多环节都要做，门道很多，一年到头花在杨梅树上的功夫不少。收成还要靠老天爷帮忙，最好是风调雨顺，长时间暴雨暴晒对杨梅生长不利。初夏时节杨梅开始成熟，一棵树有一半成熟就可以采摘了。一般每天或隔天采摘一次，最好在清晨和太阳落山时采摘。阿玉滔滔不绝地说着杨梅经，我听得津津有味，嘴里的杨梅甘甜滋润着舌尖，心里想的是这杨梅来之不易的那份艰辛。

杨梅是初夏的使者，它的登场，引领着百果飘香。老话说“无杨梅不夏天”，满山的杨梅点缀这座山，也让我们的生活多了几分浪漫与妩媚。

## 十日谈

初夏故事

责编:吴南瑶 初夏，正以她的热情在提醒着所有人，莫负岁华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# 夜光杯



## 情在石库门

(钢笔画) 汪国富

与友人结伴去安徽滁州的琅琊山，访醉翁亭、登琅琊阁、游琅琊寺。

一进山门，便听到泉水流动的潺潺之声，上行800米，醉翁亭便出现在眼前。“有亭翼然”四个蓝灰色的字，刻在古旧的浅黄色石墙之上，在稀疏的紫荆花枝

浅浅地掩映下，显得更加刚劲古朴，给人振奋之感，“文山”的气象扑面而来。踏过石门槛，右行几步，一座飞檐亭出现在眼前。“醉翁亭”，苏轼亲书的三个大字，将我一下拉回到少年时代，捧读中学语文课本：“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……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”我在亭中坐了一会，想象着当年欧阳修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心态，因景生情，不由得佩服之至！

离开醉翁亭，左行数步，一榭欧阳修亲植的梅树，遒劲地出现了。此树

琅琊山，并不是一座险峻的山，也算不上高，最高峰只有321米。一路水声相伴，泉水清澈见底，流进小潭、宽湖，潭水深蓝，湖水碧绿，丰沛的水源，让欧阳修等人可以很容易实现“曲水流觞”。

除了流水声，还有鸟鸣之声，叽叽喳喳，咕咕啾啾，让空旷幽静的山间，有了灵动的欢快。

天蹊云径，是琅琊山最陡峭的一段向上之路，有727级台阶，可达琅琊山东南的制高点——南天门。南天门上有琅琊阁、会峰亭、碧霞宫等古建筑群。攀天蹊云径很不容易，相当累，好在一路有秀木相伴，花草紧随。步入南天门，登上琅琊阁，凭栏望去，顿感心旷神怡！四周皆是高高低低连绵不绝的苍翠碧绿的群山，盘山公路一条洁白的玉带，盘串在悦目的春山之中。

站到阁顶，则有种山高人为峰的感觉，所见之物，皆在眼底，春风浩荡地吹过脸颊，敞开心怀，舒畅极了，令人不忍离开。

下山快到山脚时，便看见红砖灰瓦的百年琅琊寺。这里处处花木相伴，有多棵树龄达百年的样

树龄虽已近千年，依然老当益壮，位列中国“四大寿梅”之首。不久前，它刚开过如雪般的繁花，芬芳满亭园；而今满枝的嫩叶，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，如同一代文宗欧阳修的诗文。

再朝左行，便是一块刻有《醉翁亭记》的碑，其中又以文徵明的草书最为抢眼，全文一气呵成，疏朗大方，错落有致。接着左行，便见一奇石，名为“菱溪石”。菱溪石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孔，曾有古人在其最下端的一个孔中点火生烟，结果孔孔相通。欧阳修特意为它作文《菱溪大石》，详细记录下寻得它的过程，并称之“南轩旁列千万峰，曾未有此石嶙峋，乃知异物世少有”，北宋书法家米芾用行书抄了此文。

再行，便见曲水蜿蜒、磐石桌，欧阳修曾在此雅集。看完了醉翁亭及其附属院，我们继续上行，朝山顶上的琅琊阁去。

琅琊山，并不是一座险峻的山，也算不上高，最高峰只有321米。一路水声相伴，泉水清澈见底，流进小潭、宽湖，潭水深蓝，湖水碧绿，丰沛的水源，让欧阳修等人可以很容易实现“曲水流觞”。

除了流水声，还有鸟鸣之声，叽叽喳喳，咕咕啾啾，让空旷幽静的山间，有了灵动的欢快。

天蹊云径，是琅琊山最陡峭的一段向上之路，有727级台阶，可达琅琊山东南的制高点——南天门。南天门上有琅琊阁、会峰亭、碧霞宫等古建筑群。攀天蹊云径很不容易，相当累，好在一路有秀木相伴，花草紧随。步入南天门，登上琅琊阁，凭栏望去，顿感心旷神怡！四周皆是高高低低连绵不绝的苍翠碧绿的群山，盘山公路一条洁白的玉带，盘串在悦目的春山之中。

站到阁顶，则有种山高人为峰的感觉，所见之物，皆在眼底，春风浩荡地吹过脸颊，敞开心怀，舒畅极了，令人不忍离开。

下山快到山脚时，便看见红砖灰瓦的百年琅琊寺。这里处处花木相伴，有多棵树龄达百年的样

从我开始记事起，小刘爷叔就是阿姨的男朋友，成为我的姨父之后，我一直都没有改口叫姨父，就一直这么“小刘爷叔”叫了几十年。

从前，在虹口区的塘沽路、汉阳路和峨眉路之间的一个三角形区域，有一个晚清时代就建造起来的木结构室内菜场，取名“三角地菜场”，曾有美誉“远东第一菜场”。记忆中的三角地菜场楼下楼上共三层，水泥地面开有纵横交错的排水沟，可以直接用水冲洗摊位。菜场四周没有围墙，方便顾客进进出出。本来四面透风的菜场，却从来没让人觉得冷，可能是一蔬一菜之间的烟火气最是暖人心。

小刘爷叔和阿姨夫妻两个人都在这里上班，一个是水产组，一个是蔬菜组。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，买米要有粮票，买肉要有肉票，买蛋要有蛋票，买水产要有鱼票，只有蔬菜和酱菜不要票。当年，“远东第一菜场”水产组的小刘在三角地一带是有点小名气的，不仅仅因为卖相好、为人爽气，也是因为他手里卖鱼的一杆秤，从来都是分量十足。对于通晓的老顾客，小刘爷叔还会贴心通知“依要的青鱼明朝早上到。早点来，帮依留好，做熏鱼一只鼎！”

小时候，我被散养在三角地菜场。我在菜场里面“横行霸道”，把禽类组的活鸡活鸭悄悄放出来，弄得鸡飞鸭跳。我最不喜欢肉类组，曾经被柜台上的一只猪头吓到做噩梦。我在阿姨的蔬菜组后面捉迷藏，红的萝卜、绿的青菜、白的冬瓜，是我的独一无二的神秘花园。每一次外婆来寻我吃中饭，阿姨会揪着我的辫子拎起来，“这里有一只小南瓜，要吧？”

我最爱看小刘爷叔卖鱼。菜场里面，每一个组的秤都不太一样。蔬菜组的秤一头是一个竹篮子放蔬菜，营业员每一次要请顾客先看下一篮子的重量，然后称好蔬菜后再扣掉篮子的重量。水产组一头就是一个鱼钩，直接把鱼挂上去。这绝对是一个技术活。才从水里捞出来的鱼活蹦乱跳着，如果技术不熟练，很容易让鱼尾溅得一脸水，或者让鱼带着秤直接逃脱出去。小刘爷叔就这样从水里顺手一捞，眼睛似乎都没看，却总能精准无比捞起顾客随手一指的那条。他找准鱼嘴的某个部位，就这么直接一扣，轻松挂到鱼钩上。秤的另一头高高翘起，顾客说要一条两斤的，他捞起的那条鱼误差不会在二两之外。这一套动作一气呵成，如同剑法高手舞剑般行云流水地好看。

上海老百姓有句话，叫“菜篮子里看形势”。岁月变迁，沧海桑田。慢慢地，买什么都不需要票了。慢慢地，不用非去菜场买菜了。再后来，三角地菜场拆除了，变成了商务大楼，百年菜场终成历史。

小刘爷叔不得不转业了。他似乎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，骑着一辆电瓶车，早出晚归。风风雨雨、是好是坏也不得而知。每次逢年过节的家庭聚会，他还是最热闹的那个，大到世界局势小到弄堂轶闻，有他在从来就不缺话题。他偶尔聊起当年卖鱼的风光，感慨昔日不再。现在的鱼幸福了，不用自己游过来，都是坐着远洋轮的“空调间”来的，但是阿拉斯加的深海鲑鱼哪有我们长江里的草鱼好吃。

小刘爷叔退休了，依然是卖相很好、很上路的上海爷叔。再后来，住了一辈子的弄堂终于拆迁了。小刘爷叔的亭子间换了郊区的一间房子。这辈子终于用上不是违章建筑搭建出来的抽水马桶。新房子还没有装修好，小刘爷叔就被查出肺里长了不好的东西。然后就是医院进进出出的，好长一段时间。

小刘爷叔依然谈笑风生，只不过身体明显弱了，很怕冷，说笑间就要歇一歇气。他很是与时俱进，知道怎么用微信，发朋友圈，还拉了家族微信群，经常在里面发红包。他最热衷于闲鱼，说是家里有些囤了很久的东西估计也用不到了，不如三钱不值两钱地在闲鱼上卖掉，换一顿小菜铜钿也蛮好。

直到最近，似乎是突然之间，他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浑身插满管子，呼吸和说话都很困难。

我在他耳边问：“你还记得吗？我小时候在三角地菜场玩。你下班背着我回外婆家。我嫌弃你太瘦了，骨头路着我，背着不舒服。”他点点头。我问：“小时候我不是老坏的吗？”他挺很努力地说了一句：“勿坏！好小囡。”这是小刘爷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生活，是一盒巧克力，你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。上海爷叔小刘说，管它什么味道，下一颗总归还是巧克力。

树，苍老粗黑，长满密密麻麻的嫩绿小叶，呈现出春到琅琊山的蓬勃生命力。不知不觉间，夕阳西下，暮色开启，我们只得步行下山。此时，鸟儿叫得更欢快了。路上，见到一只小松鼠在觅食，古灵精怪，跳上跳下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在一石桥的涵洞里，竟藏着一只黑灰色的水浣熊，时而出觅食，时而钻进洞中，似乎既怕人又不怕人，跟我们在躲猫猫，其乐的心态，应该远大于害怕，禽鸟皆乐哉！上山下山的途中，我遇见不少大学生，一问才知，山脚下有3所高校。学习之余，他们都乐于放下手机，来爬爬山。常在文山之间走走，既陶冶情操，又锻炼身体，不亦乐乎。

